

聚焦文学新力量

平淡生活中的精神突围

□郑翔

「朱个的小说写的是极平常的悲剧,她的敏锐多集中于人物的精神层面,以细腻而有质感的文字将它们表现出来。不过,由于对内心的重视,朱个的个别小说在情节的推动上略显缓慢,在一些人物、事件稍微复杂一点的小说里,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都是需要她进一步解决的。」

鲁迅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中有这么一段话:“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这段话用来评价朱个的小说也非常合适。朱个的小说写的是极平常的悲剧,一般人很难察觉,她的敏锐多集中于人物的精神层面,以细腻而有质感的文字将它们表现出来,成为她小说中值得称道的优点。

日常生活中的视若无睹、委曲求全

在《像奔跑那样美好的事》里,朱个借叙事人之口说:“生活的悲剧往往在于盛不了那么多的视若无睹、委曲求全”。这句话很能概括朱个小说的主题思想,它几乎就是“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的另一种说法。在“那么多的视若无睹”里发现“悲剧”,足以显示朱个的敏锐,而“视若无睹”本身和“委曲求全”一样又都是“生活的悲剧”的组成部分。前者是麻木或者冷漠,后者则是生命的萎顿和卑怯。朱个对让大多数个体“消磨”于其中的极平常的悲剧的描写,主要指向人物的精神与灵魂,这也与鲁迅所说的文学应该表现灵魂的深度相一致。

那么,什么是大多数人所视若无睹的,他们为什么又要委曲求全呢?小说《不倒翁》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切入口。小说的主人公牟老师是一个典型的被日常意识形态“征召”了的个体,小说开头的两句话就已说明情况:“住在一个小镇上,你不能指望有更好的生活了。牟老师常常这样对自己说。”这两句话里至少包含着三层潜台词:第一,小镇有属于它的日常意识形态;第二,牟老师心里还有生活得更好的冲动;第三,牟老师常常提醒自己要按照小镇的日常意识形态去行事。规范和越规的矛盾,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其实,牟老师的越规对一般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她只是想在她固定去的美容院,找一个年轻的男技师给她洗头,在心里感受一丝与异性接触的暧昧,但作为一个端正的中年女班主任,遵循规范已内化为她的自觉,而

朱个,女,本名朱凌霄,1980年出生于浙江。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小说集《南方公园》,曾获“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等。

且后来,她又无意中听到了男技师对她们这些“老女人”的嘲讽,于是再也没有“非分之想”。但是规范之后,她的生活里还有什么呢?“真的已经没什么重要的事了”,“活到底,还原来就剩一顿饭的事”,“随着年龄渐长……牟老师已经沉闷得不再记得起少年情怀了”——一个被小镇日常意识形态“消磨”了的生命。

《夜奔》的情况类似。一对四、五十岁的小城教育局公务员,相互间有点非分之想,为了冲破扑面而来的生活庸常,脑子一热,决定一起去婺源看油菜花,但就在准备出发的当儿,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地震,作为模范妻子的赵青急忙往家里跑,而在另一方,“说到底,他也不是那么想去挽回她”。一切回归庸常。小说所要揭示的是庸常生活里人物卑怯的精神状态,这才是其成为悲剧的关键。《像奔跑那样美好的事》指向的是城市,这里有一个“优雅”的城市生活规范,亲戚间也要彬彬有礼,言不由衷地演戏,由于相亲,一个农村出身、不修边幅、经济充裕、情趣粗俗却有活力的表姐夫的加入,让这边的规矩乱了套,但是由于他不符合这边的日常规范,所以马上就出局了,表姐又回到了原先的规范之中。

这种委屈个体以求得日常形态的健全,放弃个人的合理要求与冲动的情况,在《龙凤呈祥》《奇异恩典》《屋顶上的男人》《死者》等小说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很少有人能从中清醒过来,《暗物质》中的萧瑶算是一个例外。萧瑶是一个外企的单身白领,但是和牟老师一样,她也身处固定的、几乎永远不变的生活里面,虽然这是让人的心里“空落落”的生活,但她又“很容易就习惯有秩序的事情”,而且仍能在其中感受物质保障所带来的美好——这就是日常意识形态。在一次出差中,当她无意中碰到了一位在楼顶上用望远镜看月食的人,和他一起参与到与星空、宇宙的交流中,她几近麻木的生命开始苏醒,她突然发现,“眼下正做着的一切……倏然间就失去了古往今来所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并让她从那些一辈子都不会抬头仰望天空、思考宇宙的人群中跳了出来。“仰望星空”这一细节在朱个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它或许是在提示:要对日常意识形态“征召”所导致的麻木和萎顿中,保持清醒和警惕。

关注对尊严的漠视和人情的冷漠

对于麻木的个体而言,冷漠应该是一个十分自然的结果,对漠视尊严、人情冷漠的关注,是朱个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奇异恩典》是关注生命尊严的,在小说中,“孝顺”的儿子为了能让自己的父亲得到更好的照顾,把他送到康复医院,这是“恩典”,接下来他把父亲的房子和物品都先后卖掉了,实际上等于是让他父亲在医院里等死,父亲试图以给来看他的亲友和护理人员钱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结果也被自己的孙女剥夺了。《死者》写的是生者对死者尊严的漠视和冷漠。一个工作中要对顾客不断重复礼貌而冷漠的话语的话务员,随丈夫参加他亲戚的一个葬礼,在葬礼上,死者的亲友什么都谈却惟独不谈死者,死者临死前修改的要求海葬的遗嘱根本就没入理睬,他们“像上了发条的玩具”,推进着一些刻板的程式,最后,因与死者有类似的感同身受,话务员来到了这个几乎与她不相干的死者前面痛哭,终于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见过”的“动情又完美的葬礼”。

■评 论

■新作快评
曾德强报告文学《脚上有路》
《中国作家·纪实版》2015年第3期

最近有一个可喜的现象,不少作家都开始关注草根阶层,书写他们的奋斗史,书写他们的酸甜苦辣以及他们自强不息、回报社会的精神。曾德强的报告文学《脚上有路——一个修脚工的中国梦》,就是一部为普通人树碑立传的作品。作品描写的是外出务工农村青年郑远元由修脚工成长为全国修脚行业领军人的现代传奇,生动地揭示了作品主人公的成功秘籍以及生存之道、创业之道、经商之道、生财之道、处世之道,塑造了不向命运屈服、在现实中勇于抗争的生活强者形象,把苦难转化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主人公的经历和精神感人至深,充满了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郑远元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一个贫困山村的贫困家庭。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14岁便辍学去外面闯荡世界。经过16年的艰苦打拼,他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成长为带领5000多紫阳人在外闯荡的企业家。此篇报告文学就是以郑远元的真实人生经历为原型写成的,讲述了郑远元打工、创业、失败、成功的人生过程,表现了郑远元对于生活的坚守和对于信念的执著追求。郑远元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他用他的人生经历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用他的成功回馈家乡,回报社会。

主人公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要把这样的故事讲好、讲得让人爱看爱听,着实不容易。作者也许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特别注意细节的挖掘和描写,通过细节来打动人心。作者以文学的笔触,通过对郑远元人生历练的生动描绘,以小见大,通过一件件琐碎小事来反映主人公不平凡的奋斗史。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不止是把它作为一个成功故事来写,更注重挖掘主人公知恩图报的大爱情怀,着力宣传他感恩社会、报答社会的善行义举。从“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到“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是郑远元精神境界的一次升华。这是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对社会的回报。主人公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是他骨子里始终有这样朴素的思想。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使作品不同于普通的励志故事,给人更多的启迪和鼓励。

书写普通人的中国梦

□徐可

《牛铃叮当》:为乡土南方招魂

□陈晓明

算是南方鱼米之乡。李清明在他的家乡长到17岁,少年从军,对家乡的感情和记忆可想而知。他书写乡村往事,这些记忆大都美好亲切,散发着浓郁的乡村气息。他写乡野童趣十分生动,那是一群孩子在春夏的野地来摘花果,或在秋天的田野里撒欢奔跑,或在水里河边逞能好斗,或是冬日冻得瑟瑟发抖。童年的生活跃然纸上,留下自然淳朴的乡村记忆。

中国的散文描写乡村自然与欧美19世纪浪漫主义的散文或诗歌颇为不同,欧美关于自然的描写着重的是自然中的人的情感,这些情感要向着关于自然的哲学观念转化。比如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关于自然的诗,其中就有关于时间的永恒性的诸多思考。但在在中国,像李清明这样的散文家,关于乡村的记忆则是个人的亲历往事,直接写乡村中的人和事,动物、劳动、家具等。不是作为局外人从外面看和思考,而是写自己生于斯、长于此的家乡故土,写与自己生命成长过程联系在一起乡村自然世界。

这样写劳动中的人 and 人的劳动的散文,显得尤其自然,生动而真切。《水车谣》是一篇非常精美的散文,劳动场景清新可人,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特别是写年轻的姑娘们叫来修水车的小伙子,姑娘家情窦初开,唱着情歌赶来修水车的年轻木匠,“妹有情来哟哥有意,年轻后生哟想成家。”这就是乡土南方最为动人的情景了。

李清明的散文不只是擅长写事,也善于写人。他笔下的人物显示出十足的个性,尤其是与南方的生活和劳动融会在一起。《手艺人》写朱家三兄弟,朱老大以剿猪阉鸡为生,总爱将小分头梳得齐齐整整,每天出门都不忘在上衣口袋插上两支钢笔,他要提醒人们,他曾经书读得好,有机会上大学,却因为女朋友的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即使沦落为剿

■创作谈

小学班主任给我的期末评语里曾有一句,“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意思大约就是这孩子不合群。这是有源头可以追溯的,追溯到基因里都是没问题的。我要不要问问我妈,干吗生我在4月2号?那居然是世界自闭症日。无论如何,非常不幸的是,一直到读了大学,我还是一个时不时要孤身走去食堂的人。

食堂长得都差不多,长方形桌子配上四把椅子。每回我端着盘子占领一整套四人餐桌时,内心难免有点抱歉。因为我看见迎面走来的陌生同学,也只能默默占领另一套四人餐桌。独自吃饭的人有那么多,那些以二的倍数级出现的小伙伴们,实在难以找到一张完整的空桌子,来把他们的欢乐填进去。

当时我傻愣愣地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清晰明了:“每个独自吃饭的人应该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应该”这词用得理直气壮,很有些少女年的干脆和决绝。现在我依然乐意这么觉得,每一个独自吃饭的人都应该坐到一张桌子旁,起码可以试试坐在一块儿。绝不是抱团取暖的意思,不是天下一家亲的意思,也不是搞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当陌生人挥挥衣袖坐到一块的时候,只要有这样的宣示性举动便已足够,足够证明一些本可以更清晰的真相。他们简直无需再多做别的,即便互相不看一眼、不着一言就此分道扬镳,依然不可遏制地发生了关系。这种存在过又因为身体的分离而似乎立时消失的“关系”是不容小觑的,它非常神秘,令人着迷。不理睬它,它原本也还在那里;招惹它,它即刻凸显,刻印于彼此身体某处。

小说《秘密》里的主人公左辉干净清洁,没有狐臭、脚臭,没有荷尔蒙。他热衷于参加陌生人的婚礼,还不吝寄大红包。他坐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间,跟他们吃顿饭,再把欢乐的人儿都拍下来。他喜欢拍照,或许也崇尚“浪摄流”,追随着森山大道们的脚步,也会坐落莫名其妙的火车,走到哪里拍到哪里。那些跟他遇见过又分别、永远不会再见的人,那些一段段暂时存在又迅速消逝不见的关系,通过他的镜头和眼角膜,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直到有一天,他在又一场陌生的婚礼上故伎重施时,遇见了一位姑娘,收藏了一个秘密,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早已失去了重塑正常而亲密关系的能力。

在这里,我想到一部叫做《触摸未来》的美剧。这部剧有非常庞大的预设,一个孩子能够预知未来,能够掌握任意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模式,能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看到内在的联系,他的父亲便负责破解这些隐秘的关系,展开一个个故事。对孤僻的我而言,知道这个时便比较兴奋,这个设定据说叫做“宇宙全息论”,假定宇宙是一个各部分之间全关联的统一整体,那么其中的任一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这些单独的个体又同时并存于同一宇宙之中,受着它的影响,建立起各自的关联。

每个独自吃饭的人,是否都位于不同时空的同一位置上?他们真应该试试坐到同一张桌子旁边来,欣赏一下看不见的关系生根发芽,藤蔓般蔓延。我比较迷恋的是审视各种关系,很喜欢在渺小的个人之间寻找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和世界之间、他们和宇宙之间暗影重重的关系,艺术和科学最终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如果能达成这个目的,那真是太有趣、太好玩了。而事实却是,自我的渺小和荒芜,自我在探索真相时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自始至终令人垂头丧气。可与此同时,目的和达成目的之间过程的矛盾曲折,又能构成写作本身最大最美好的意义。

可以说,这样的写作是属于生活的一部分,它和生活粘得很紧密,同时也是一个人远离生活的方式。在每篇小说完成的时候,都有一段既定事实悄然而去。写作也是“一种度过人生的方式”,有人选择这样的方式,有人选择那样的方式,每种方式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向外,而是内指的,最终是指向个人的。能够坚守某个念头并执著去实现的人,都将会是对待自我最真诚的人。

独自吃饭的人应该坐在同一张桌子

□朱个